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僧道較藝梅花莊 英雄暗探白蓮寺

前回書表至艾道爺聽見房上有躡足潛蹤聲音，掀簾櫳，縱身形，一道電光相似，蹤影皆無，直奔西跨院尋找行刺賊寇。白蓮寺和尚白天是來先來踩道，夜間前來行刺。究竟是為什麼呢？

這都是小人的伎倆。皆因焦公子被棍打傷，眾家人搭回私邸，請大夫調治，言說公子的傷痕並不見甚重，只是身體太虛，吃幾劑藥便可痊癒，第一樣必需忌房事。焦公子治傷，每日叫王七到縣衙催促捉拿兇手。王七去了幾次，班房裡也都認識啦，遂坐在一處談話，並問拿賊有什麼動靜沒有。班房遂將安樂村賀家堡班役看見之事，告訴了王七，去安樂村拿人未獲等情與王七也都說啦。王七聽在心裡，遂回歸焦公子私邸，與焦公子學說了一遍，焦公子更追逼府縣官人，非拿盜搶犯不可。王七說：「公子爺，您聽話聽音，那日咱們在彩棚裡比武，我被黑漢踢倒，您打倒了黑漢，黑漢動刀，您亮出槍來，賀照雄了事，他說是他的盟弟，才算瞭解。散了會武場子，咱們逛廟，才看見蘇秀才之妻，我與大管家出主意假立借約，用轎子搶秀才妻。

路過酒樓，那五六個人跳下酒樓，我們眾人把六個人團團圍住，梳沖天杵小辮的黑胖子跟大少爺動手，我們去圍住那五個，正要拿人，來了個使棍的，他拿著棍來了事，二管家李七偷著給他一刀，他用棍將刀繃飛，刀落在大管家的頭上，大管家立刻殞命，您才與那使棍的交手，被他一棍打傷，搶去白龍駒。比及我們一救護您，兇犯七人乘機逃走，這群人一走，咱們當時就給府縣送信捉人。這群人落在他的莊院之中，府縣三班都欠過他的情，誰也不肯進去搜人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我知你會躡房越脊，今夜，你可探他之宅院，七個人倘若真落在他院裡一個，我就有法子辦他。」王七小腦瓜子一晃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的本領恐怕不成。您要信任我，我能給您介紹一個人。」

焦公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王七說道：「那日您在東門外觀音庵去取樂，我打的引馬，有幾個家人跟隨，到東門洞時候，有一個和尚擔著兩個鐵鐘，您還說：『這個和尚有多大氣？』那個和尚與我有交情。我武藝別看不佳，我可是名人的傳授，我在白蓮寺學藝。白蓮寺與少林寺皆互通聲氣，八大名僧，皆是老方丈之徒。老方丈派大徒弟法藍為白蓮寺掌院僧，二徒弟法慧，三徒弟法緣，四徒弟法寶。少林寺的老方丈，派這四個徒弟掌管白蓮寺，我拜的掌院僧法藍為師。我拜在門下十二載之久，忽然吾之恩師叫我落髮，我捨不得父母毛發，吾棄了白蓮寺，多蒙少爺款待，收我在您這兒當一份教師。」

王七這本是一派謊言。確實他人倒是拜的掌院僧法藍。白蓮寺有二百餘僧人，少林寺有五百餘僧人，少林寺的方丈在募化十方的時候，他若路過杭州，他必到白蓮寺看看。老方丈名叫壁和僧，有一日到了杭州，進了白蓮寺，掌院僧法藍遂偕同三個師弟拜見恩師。老和尚壁和僧出家少林寺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武技高超，在少林門中屬第一，因為有杭州白蓮寺，所以每逢出來募化的時候，必然假道杭州，為的是看看徒弟掌寺的成績如何，應興應革之事，必須指導一番。這日四個徒弟俱都與老和尚磕頭行禮，然後又將所收的門徒俱都喚入，拜見師祖父，其中就有短毛狼王七，短毛狼王七是法藍的徒弟。眾徒弟俱都與師祖磕頭行禮。眾徒弟行禮已畢，壁和僧一眼望見短毛狼王七，遂問四個徒弟說道：「這個徒弟是誰收的？」法藍見問急忙站起身軀，躬身答道：「此人是弟子所收的門徒。」老和尚壁和僧遂與大徒弟說道：「咱們出家人收徒弟，可是不講究品貌的丑俊如何，但是必須要五官端方的。你收的那個徒弟王七，你怎麼也不看看他的相貌如何？你看他，雞眼，長脖，龜背，蛇腰，這宗人所在之處，輕者惹禍招災，重者家敗人亡，廟裡收留此等門徒，必得惹是招非，敗壞清規。你趕緊將他趕出廟外，如不然，白蓮寺禍不遠矣。」法藍聞聽了老方丈之言，遂說道：「謹尊恩師之命。」老方丈在白蓮寺住了一夜，第二日同著隨身所帶的四個徒弟，遂由白蓮寺起身往他處去了。

法藍遂將王七召到跟前來，對王七說道：「昨日老方丈前來，眾徒弟俱都與師祖爺磕頭行禮，惟獨你在後頭，以手觸地，不與師祖爺行大禮，藐視師祖爺。我自幼拜師祖爺為師，至如今師祖爺派我出來掌寺，所以一切俱都聽師祖爺的指揮，不敢違背師祖爺，你方在此廟二年之久，對於師祖爺就這樣藐視，將來對於恩師不問可知了。沒有別的，寺有寺規，我按寺規處治你，從此逐出廟外，永不准你入廟。」王七還要分辯，大叫：「弟子冤枉！」法藍拂袖而退，不容王七辯白，無奈逐出了白蓮寺。他在廟裡學藝，本來好吃懶作，嘴頭兒饞，未學了甚麼本領；王七出了廟，仍然遊手好閒，手中又無錢，只好偷雞摸狗，越偷膽兒越大，弄來弄去，遂偷買賣大戶人家，作的案子也多啦，錢塘、仁和兩縣拿得甚緊，甚至無有安身之處，這小子遂結交了焦公子的大管家。王三那乃是勢利小人，王七所偷來的錢便給王三送禮，後來就認為當族，王三遂將王七介紹到焦公子家裡為教師，所作的案子無形中就算銷啦。官人一見他在府裡給焦公子當了教師啦，誰還敢辦公子的教師？他自從當了教師，對於作賊的行道，他也棄啦。這是王七的出身。他方才與焦公子說，在白蓮寺受過高人的傳授，那話果然不假，可就是被廟裡驅逐的事他可沒說。今天焦公子要叫他夜探賀家堡，這小子在廟上會過黃三太、賈明、楊香五等，他知道黃三太的厲害，倘夜探賀家堡，必然進的去，出不來。他眼珠兒一轉，遂想起一位高人。他遂對公子說：「若前去探賀家堡，恐怕不成，在廟上那些人，准都在賀照雄家裡，連與我動手那小子大概也在那裡，我去了恐怕不是他們這些人的對手。公子爺，你要是報一棍之仇，搶去白龍駒之恨，非此人不可，若用此人，管保給公子爺報仇雪恨。可有一件，公子爺必須捨得重資。」

焦公子報仇心勝，遂問道：「此人為誰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那日咱們出東門洞的時候，在門洞裡不是遇見一個陀頭和尚嗎？此人並不是外人，公子爺在馬上還誇他膂力過人，那人正是我的四師叔法寶。自幼出家，提起他的恩師、小人的師祖，大大有名，天下皆知，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少林寺掌寺僧，名叫壁和僧，乃是有道的高人。我這四叔有千斤膂力，金鍾罩鐵布衫的工夫，公子若將他招致在門下，必然能給公子效勞，殺賀照雄一家，擒在廟上與公子動手那群土匪，猶如探囊取物。可他就是這樣，他老人家最好酒貪財，您要聘請他，我去請他決不能不來，您必須用金蝦釣魚之法。什麼叫金蝦釣魚之法呢？您花上幾兩銀子，作一套新僧帽，裝在捧盒之內，將僧衣僧帽折疊好了，捧盒底下放上幾個大元寶，上用紅紙蓋好，叫家人搭著禮物，我騎著馬，前去請他，就說奉公子爺之命，他一見許多的銀兩，必然前來。但是他住的三官廟，是一座破廟，連牆壁都沒有，這許多的銀兩，他是沒有地方放的，必然還得收在公子爺家裡。這就叫金蝦釣魚之法。」公子他是報仇心急，連連點頭。遂照王七所說的話，置了一身新僧衣僧帽，叫兩名家人搭著，王七騎著馬，遂奔東門外三官廟而來。

來到廟外，王七下了馬，將馬拴在廟外旗桿之上，王七先走入廟內，告訴外面搭捧盒的，說道：「你們聽我的話，我若是叫你們進去，你們就搭著進去。」囑咐已畢，王七遂向廟裡走去，一看和尚的那對鐘正在院中放著呢，王七心中歡喜，和尚必然在廟裡。走入大殿之內，王七一看，和尚正在那蒲團打坐，二目閉著，王七進去，和尚連眼都沒睜。走到和尚身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四師叔一向可好？」和尚兩眼一翻，看了一看，遂說道：「我打量是何人？原來是你。哪一陣風將你吹到破廟裡來？誰是你的四師叔？你從今以後別叫我師叔。你忘記那日東門洞裡狹路相逢，你騎著高頭大馬，貧僧擔著兩個鐘，你將頭一低，連一句話都沒有，如今你跑到這兒又叫我師叔，必然沒有好事，快去快去。」野雞溜子王七聞聽，爬在地下就磕頭，說道：「可冤死姪兒啦。姪兒那日在東門洞裡遇見你老人家，本來要下馬磕頭，皆因為姪兒給焦公子引馬，在大路之上，姪兒若下馬與師叔施禮，有些不便；再者說，既在公門當差，身不由己，以致錯過去了，您老擔著鍾走啦。姪兒與少爺回到府裡，坐在一塊飲酒吃飯，姪兒因想起了四叔您老人家，姪兒便就把東門洞內怎樣遇見師叔您老人家，未得下馬行禮之話，說了一遍。公子爺悶悶不樂，姪兒問他為何不樂，公子爺說道：『我的本意為是投名師求高友，府裡頭聘請五十三位教師，無奈俱是平常之輩，終不得會有高人。』姪兒遂對他說：『您要會見高人，這有何難？白天所遇的陀頭和尚，自幼練的金鍾罩、鐵布衫，全身武藝，可稱天下無雙。』他聞聽心中甚喜，非叫姪兒聘請您老人家，拜您為師，情願終身奉養。我以為他是少爺脾氣，當時高興，我也未曾切實應允，豈料他自那日，天天不斷的催著我來，叫我訪您老人家，我看他果然是真心實意，我才應了他。」法寶聞聽，一陣哈哈大笑說道：「這公子品行如何？」王

七說道：「他是知府公子，讀書知禮，文武兼全，專結交天下英雄，外號人稱小孟嘗。禮賢下士，仗義輕財，濟困扶危，真是好人。」王七說到此處，向外一招手說道：「速將公子的禮物與我四師叔抬進來。」前文表過，陀頭和尚是最貪財之徒。及至打開捧盒觀看，是一套僧衣僧帽，取出僧衣僧帽，捧盒底下鋪著紅紙，和尚一掀紅紙，白花花俱是元寶，和尚不由見錢眼開。王七在一旁說道：「四師叔，這是見面禮，您要是到府裡，大碗吃酒，大盤食肉，都很隨便的。」

陀頭說道：「既蒙公子見愛，貧僧理應拜訪。但是我是出家人，住在府裡，出入恐有不便。」王七說道：「公子好靜，不住在府裡，在護牆河外另有一所四合房子，那是公子私宅，公子平常住在私宅。您要去，夜晚您到護牆河，見有四棵桃樹，那就是公子的宅院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化緣常常在那裡休息，那是熟路。我夜晚前去，你先在那裡等候便了。」王七點頭出了廟，上馬遂回公子私邸復命。

夜晚和尚果然來到護牆河外桃樹下，天已初更，王七早在焦公子後花園牆等候，王七見和尚說道：「四師叔您來啦，公子等您猶如枯苗盼雨。」王七引路，由花園後門穿宅越院，來到焦公子外書房門口。王七喊道：「公子爺！大師傳來啦。」

兩個書童攙扶焦公子，隨眾教師迎接出來，如眾星捧月。焦公子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弟子今日得見高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和尚打問訊，伸手相攙說道：「和尚有何德能，勞公子這樣錯愛？」眾人將和尚讓至屋內。焦公子讓和尚坐於上首，自己下首相陪，童子將茶獻上。焦公子說道：「若非王教師聘請高僧，弟子焉能得見老師之面？」王七吩咐掌燈擺酒，工夫不大，杯盤羅列。擺好上等酒席。和尚見公子面容消瘦，和尚問道：「焦公子為何面容枯瘦？」焦公子歎了口氣說道：「師傅得知，我拜您為師，總算有了師生之情，養老送終，都是弟子之事。皆因弟子有一件不白之冤，本杭州府有一家富戶，住在安樂村賀家堡，此人明善暗惡，坐地分贓，家中窩藏許多的大盜，明著施點小惠，收買窮民。他跟弟子有隙，囑托他手下匪人，在八月廟上搶弟子的綢緞店衣舖，此事適被弟子遇見，我的管家過去一攔，匪將我大管家王三用刀紮死。弟子要拿明伙執仗之人，又來了一個賊頭，手使盤龍棍，將弟子打傷，墜落馬下，口吐鮮血，這賊人竟敢在人山人海之中，搶去弟子白龍駒。縣太爺驗屍已畢，兩縣一府嚴拿，據班頭報告，此項匪人俱都落在安樂村。兩縣一府馬快班頭，能為俱都平常，不能進莊拿人，弟子之仇不能報復，所以叩求師傅，設法為弟子報仇。」和尚聞聽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公子何不早言？貧僧有藥一粒，專療紅傷。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一個紙包，打開紙包取出一粒丸藥，遞給公子，說道：「這是少林寺老方丈配的丸藥，公子用下，當時便愈。」公子接藥在手，用白滾水服下，頓覺精神爽快。

王七接著說道：「四師叔，搶犯俱都窩藏在賀照雄之家，四師叔你看怎辦？」和尚問道：「這群人都什麼長相？」王七說道：「有一個好認的，頭上梳沖天杵小辮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狗蠅眼；還有一個瘦小枯乾，頭戴馬尾透風巾；有一個面如少女，年在十六七歲，長的女相，使一對判官雙筆；有一個黃白臉面，手使樸刀，細腰窄背；有一個面如紫玉的，手使一對練子槍；有一個面似桃花的，手使一對練子錘；未了來了一個使棍的，劍眉朗目，二十上下年紀，乃是棍打焦公子，搶白龍駒的正凶。」王七說著話，和尚吃得杯乾盤淨，已有七分醉意，聽完王七之言，說道：「焦公子，非是貧僧說句大話，我殺這七個人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明天我仍著破僧衣，擔著雙鍾，前去踩道。明著募化，夜晚我到賀宅，殺他一門老幼，然後將搶奪白龍駒的人頭帶回來。」王七說道：「師傅你不行，賀照雄甚得人心，他家又有七個大盜，此地正屬杭州所管，賀照雄男女下人好幾十個，你殺那些人，地面上擔不起。我給你出個主意，叫公子爺打發家人出去，多買硫磺、發硝引火之物，您殺完了，圍著他的宅院四外放火一燒，完事之後，官家無所調查，就報一個火燒獨門。」他們在那兒正議論此事，房上有一位劍客聽了一個滿耳，他們在屋中連一個影兒都不知道。和尚醉倒了，第二日，吃早飯之後才起牀。王七說道：「師叔，您今天吃飯少喝點酒吧。」和尚吃完了飯，養養精神，再回南門外三官廟，將焦公子所送的僧衣脫下，仍然換上破衣服，擔著鐵鍾前去安樂村踩道。僧人焉知劍客艾蓮遲在賀宅？來到賀宅一化緣，賀照雄給了五百錢。和尚說了一句：「好大的宅院，人旺財旺。」

擔著鍾回歸三官廟，換上衣服，至夜晚奔向焦公子宅院而來。

焦公子當晚與眾教師正在秉燭飲酒，見和尚來到，急忙迎接進去。和尚遂將白天在賀宅化緣之事，對焦公子說了一遍。焦公子說：「給錢的人，就是賀照雄。穿青布衣服，是給他父親守制。」和尚坐下，仍吃得杯乾盤淨。王七說道：「四叔，您先少喝一杯，回頭再喝。」和尚放下酒杯，王七將發硝口袋取出來，遞給和尚。和尚斜插戒刀一口，臨行時叫道：「焦公子！貧僧三更一過，必然回來，請公子驗看人頭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，一掀簾子，一道黑影，蹤跡不見。眾教師皆贊美和尚的工夫及身法的靈便，王七晃著小腦瓜子說道：「我師叔好比大宋朝的趙匡煜，取人頭去了。」

不表王七從心裡美，單說和尚白天踩的道，晚上再去，輕車熟路，和尚進了安樂村西橋口。前文說過，有馬快把守西橋口，和尚行走如飛，一道黑影過了西橋口，馬快見一道黑影，再看也看不見什麼了。和尚來到賀宅，由大門西上房，到西跨院，西跨院北牆有一棵榆樹，和尚扶著樹枝子向下一看，賀宅前後黑暗，惟有二道院書房燈燭明亮，光露於外。和尚思索：必是賀照雄同著明火執仗的七個人在內。和尚遂先奔二道院燈光而來，就看見東北上有一道白線，猶如立閃一般。和尚由房上躡房越脊，奔這道白線而來，走到近前，蹤影皆無。又向正北一看，又是一道白線，和尚又追，又不見人，和尚心中納悶。

忽然見花瓦牆上又一道白光，和尚又追到花瓦牆上，向牆外邊一看，原來是一道鬆林。和尚在樹林中一找，北至護莊河，南至賀宅花瓦牆子，並無一人。和尚心中暗道：「賀照雄家中有財神，若是妖魔必現黑氣，仙家修成正道，方是白光。」和尚自己正在思索，聽到一棵大樹上枝葉嘩啦一響，只見一人頭朝下腳朝上，離地七八尺一折身，腦袋朝上雙足落下，腳尖一沾地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因何黑夜至此？」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，我被友人所托，要辦一件大事。」道爺說：「師兄你酒氣逼人，背後背著那物，有硫磺之味。夜入良家之宅，何需此物？」和尚說道：「我是受人之托，終人之事，道友不用多管。」道爺說道：「過耳之言不可聽。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眼見為真，耳聽為虛，不可妄信。焦公子聘請你，那叫金鉤蝦米釣鯉魚。許你養老送終，以何為憑？你好酒貪財，要殺一門良善，師兄你也彩探彩探，本宅母慈子孝，男女下人都是義僕。你聽信小人之言，不察賢愚好歹，你好酒貪財，並在北六省酒後無德，殺了十餘人。我跟你到杭州，貧道有心拿你，送在白蓮寺，或是少林寺，按戒規治你的罪名。」

到了杭州府，寄居三官廟，夜靜更深，你盜取古廟之中兩個大鍾，鍾裡墜上鐵膽；你又偷道友之錢，打了一條鐵扁擔，每日募化。我看你此種舉動，要挽回劣性。咱們和尚老道，拉鐵練，釘手心，都為贖前孽，我就不能再拿你了。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你要悔改前非，在深山之中，找一座大廟，你再從新受戒，改過自新。不可聽信一面之詞，傷害良人。」法寶僧聞聽大怒道：「老道不要嘮叨，你必是賀照雄之黨。你要多言，我先殺你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聽吾言，休生後悔。」法寶僧大怒，背後伸手抽戒刀，照著艾道爺的道冠就是一刀，艾道爺向旁一閃，戒刀刺空；和尚回手橫著又是一刀，艾道爺又一閃身，和尚劈空；衝定面門又是一刀，艾道爺又將身一閃，遂說：「你且慢動手。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僧道是一家。吾讓你三刀，你要再動手，吾要削了你的頭。」艾道爺說著話，遂伸手一提藍布道服，取出一宗對象，其形同皮球相似，裡邊是牛羊尿泡，外面再用奶茶、松香、白蠟熬成汁，一層一層蘸了，用手一按是軟的，被風一吹是脆的，一沾熱是黏的。左手拿著此物，右手將寶刀離匣，如同一汪秋水，寒光逼人。和尚第四刀斜肩帶背而來。老劍客一遞劍，只聽和尚的刀背嗆啞啞一響，刀分為兩段。和尚一看刀斷，剛要念阿彌，未曾出口，老劍客橫著一劍，和尚的人頭已落，老劍客又一伸手，用球將腔子上一堵，此球被熱血一浸，貼在脖子之上，連點兒血都未曾流出。老劍客早已預備停當，大樹底下一堆沙土，後花園子掃花廳的一個破苕帚，婆子們不用的一塊破捶布石。此石一尺多寬，二尺多長，老劍客將捶布石四面用劍挫了四個口兒，放在就地，將和尚死屍搬在捶布石上，由腰間掏出繩子，十字花將和尚摠在捶布石上，然後將和尚人頭血跡，用沙子墊好，拿苕帚掃淨，用手提著和尚死屍，走到了護莊河的岸旁，用力一拋，就聽嘩咚一聲，擲在

了護莊河內。再回樹林子，將和尚的人頭用油綢子包好，提在手中，夠奔護莊河西橋而來。來到橋旁，一晃寶刀，一道寒光奪人二目，班頭馬快，一打冷戰，艾道爺走過護莊橋，直奔焦公子的私邸而來。

且說焦公子自和尚走後，便在外書房與眾教師們候等，直等到三更來天，仍不見和尚到來，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你到安樂村去看看，作個接應。為何天至三更，還不見師傅到來？」野雞溜子王七如何敢去？這小子一晃悠長脖，計上心來，叫道：「公子爺！您不要著忙，賀照雄全家三四十口子人，師傅到那裡殺人放火，總得半夜的工夫。您沒有看見過紅差嗎？要是殺多了，還得換人呢。三四十個人，您想不得殺會子嗎？還有那七個搶犯，全都精武術，賀照雄也是練家子，師傅總得先跟那七個小輩們交一回子手，然後才能在四外放火，也得個工夫呢。公子爺您只管放心，我師叔是萬人不當之勇，一會兒您淨情著看人頭吧。咱們也別淨等著，此時三更已過，師傅也該著回來啦，咱們擺上一桌接風酒等候師傅，師傅此時大概許在路上呢。腰中圍著七八個人頭，再殺半天人，在路上也許休息休息。」焦公子不知道王七這小子是膽兒小，信以為真，遂用上等的古董家具、銀杯金壺，擺上一桌上等酒席，淨等和尚到來。正在大伙談天論地之際，就聽書房窗戶叭噠一聲，拋進來一物，眾人一看，原來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書童嚇得尿了一褲，眾教師俱各毛骨悚然，野雞溜子王七咋舌縮頸，焦公子乃是武夫，留神一看，見有月牙箍的一顆首級。焦公子說道：「這不是師傅嗎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：「可不是師傅是誰呢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你說師傅有萬人不當之勇，有金鍾罩的工夫，日行千里。如今怎麼未曾殺人，反被人殺了？這可怎麼辦吧？」野雞溜子王七心中也是膽寒，事處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這還不好辦麼？不問可知，這一定是賀照雄羽黨所為。我給公子出個主意，將此人頭提著進城，報告府台大人，就說賀照雄窩藏大盜，坐地分贓。他賊黨雖多，也敵不了官勢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深以為然。披上斗篷，叫書童給備馬，野雞溜子王七也騎著馬，過了海河橋就是杭州府，來到城前叫門，門軍問：「什麼人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本府的少爺。」門軍一聽是本府的少爺，急速開了城。二人進城門，沿路上野雞溜子王七教給焦公子一套話。到了府衙門，看門的問明白了，這才開門而入，又問：「少爺背後是何人？」焦公子說：「是我的親隨。」到了府台的書房，適逢恰巧，官宅裡來了內親，乃是知府的內姪女，知府在外院書房安歇。門軍到外書房問道：「大人睡了嗎？」知府說道：「本府尚且未睡。何事稟來？」門軍說：「少爺進府，有重要之事。」府台大人聞聽公子有機密之事前來，遂傳喚童子秉燭。公子進了書房，給父親請安，王七在焦公子背後，又有書童擋著，知府未及留神。知府問道：「這兩天你的傷痕痊癒了？」公子說道：「孩兒傷已痊癒大半。」

知府又問道：「孩兒為何深夜入府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今有大事報告天倫，搶綢緞店的主謀，乃是本地紳士賀照雄。孩兒派人去到那裡探探，致觸賀照雄之怒，賀照雄殺了一個陀頭和尚，三更半夜將和尚的頭扔在孩兒的書房。孩兒正在書房看書，血淋淋的人頭由窗戶扔進屋中，當時眾教師出了書房，那人上房逃走，眾人追到安樂村賀家堡，那人進了賀照雄的宅院，蹤跡不見。」焦知府聞聽，一捻頰下墨髯，說道：「振芳，你可不許胡鬧。為父上任以來，二載有餘，賀照雄乃是書香門第，為父深知。他若坐地分贓，難道前任府縣就不辦他嗎？你可別將為父四品官鬧丟了。誰追到的安樂村賀家堡？」焦公子用手一指背後王七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位王教師。」知府一看王七相貌，大大不悅說道：「什麼人？敢夜入官宅。」焦公子請安說道：「這位王教師乃是孩兒的近人。」知府心中暗說：「吾兒為何交此不良之人？」王七一晃悠小腦瓜說道：「小人追到安樂村賀家堡，見那七個搶犯俱都藏在賀宅。大人若搜不出來七個搶犯，重辦小人。」知府手捻墨髯，正自思索，焦公子眼淚汪汪，叫道：「天若不給孩兒作主，孩兒性命難保。」知府見公子如此，遂動了愛子之心，暗暗叫道：「賀照雄，打狗你得看主人。你與我孩兒作對，就是跟我作對。」叫童子立刻去請刑名師爺。

這位師爺姓汪，童子去請師爺，工夫不大，汪師爺一步三搖，來到書房。就見兩道黑胡，歲數不大，八月節後，還拿著團扇，步眼兒都有一定的尺寸，說話唔呀唔呀的進了書房，說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吾學生拜見。」作了一個揖。知府欠身，遂說道：「先生請坐。」又向振芳道：「見過汪師爺。」焦公子過去請安，汪師爺答禮相還，遂問道：「大人，黑夜之間傳喚我，有何吩咐？」知府將賀照雄坐地分贓，窩藏大盜，在廟上搶綢緞店、估衣鋪並公子的白龍駒之話說了一遍。如今又殺了陀頭和尚，將人頭擲在少爺書房之中。請先生辦一大套文書，要重辦照雄，非叫他滅門不可，本府方才出了此氣。請先生即刻辦稿，本府看完了再錄卷。」汪師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這個事情倒好辦，我擬一個底稿，請大人觀看。」就此在書房之中，命書童取過文房四寶，書童將墨研濃，汪師爺提筆，不加思索，起成了一張稿子，雙手遞與知府，遂說道：「請大人觀看，哪兒不對，望大人斧正。」知府接過稿子，手捻黑髯，將稿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先生大才，一字不用刪改，就照此稿錄卷吧，明天用印打封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書房之外說道：「大人一輩作官，輩輩作官。不要聽細人之言，害賀照雄一門良善。望大人不可縱子行兇。」語畢簾櫳忽起，一道寒光進了書房，滿屋中亂轉，知府與師爺眼前劍光雙繞，只見劍光不見人影。汪師爺是南人膽小，遂喊道：「大人！我的腿沒有啦！我的腦袋也沒有啦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啦！」劍光一晃，簾櫳一起，再看蹤影皆無。

就聽書房外說道：「大人不要誣害善良。大人要走文書害賀照雄，我就先奔江寧府欽差大人衙門上控告與你。如其不然，吾要到北京告御狀。」此時屋中劍光也沒有啦，汪師爺定睛一看，方才起的稿子也沒有了。汪師爺叫道：「大人！吾的腦袋還有沒有？吾的腿還長著嗎？」知府說道：「汪師爺，你嚇糊塗啦，人要沒有腦袋，怎能說話呢？」知府一看，汪師爺左眉上鮮血淋漓，知府說：「先生左眉毛沒有啦。」汪師爺一摸，滿手的血跡。汪師爺說：「唔呀，府台的鬚鬚沒有了。」知府用手一摸，頰下鬚鬚剩了一寸多長，如同麻刷子了，知府慚愧之甚。

汪師爺說：「大人，我回家抱娃子去了。要將我右眉毛再剃下去，我成了什麼師爺啦？明天吾就走了。」焦知府雖不是清官，也莫有過惡，當時大怒，叫道：「焦振芳小冤家！你無故找禍，此人若是殺了你父子，如同割雞一般。」越說越氣，叫道：「來個人，給我掬出去！」書童過來說道：「少爺，府台大人正在盛怒之下，您先請吧。」焦公子嬌慣成性，說道：「父親，搶去孩兒的白龍駒，明伙的這七個人，難道您就不辦嗎？」知府拍案大叫：「縣衙門公事已去，本府亦曾派差役捕拿。你不要管我的公事，這七個人自有辦法，不與賀照雄相干。」焦公子與王七羞慚出了書房，老劍客掃眉削須，焦知府再不敢加害賀照雄。

焦公子無精打采，垂頭喪氣，出離了府衙，乘著坐騎說道：「王教師，這麼一來更糟啦，大人氣怒之間，也沒吩咐和尚的人頭驗不驗。」王七搖著小腦瓜說道：「少爺，我自有利策，非叫您遂心不可。」遂仍然叫開錢塘門，出城過了海河橋，二人下了坐驢，進了書房。人頭仍舊提回來啦。將人頭向桌上一擲，焦公子向王七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」王七小腦瓜一晃，冷笑道：「少爺還不知道，俗家人疼兒女，和尚老道疼徒弟，孝師傅，敬重師兄弟。少林寺、白蓮寺，兩個寺院有八大名僧，這位在白蓮寺的是我四叔，官面的事，少爺您運動，在八月廟上高搭一座擂台，全憑我三寸不爛之舌，將我師傅請出來鎮播。

那使棍的與梳冲天杵的必然上擂台，當著擂台下的眾人，擒著一個，用板子夾棍那種刑法，他必供出賀照雄來。到了那時，賀照雄有應得之罪，然後由他宅院之中搜出白龍駒，仍然歸您。」

焦公子復仇心盛，遂點頭應允。王七由陀頭上起下月牙箍，用藍綢子包好，要到白蓮寺搬請老僧法藍，這且不提。

單說賀照雄見師祖追出和尚，至天明未歸，放心不下，遣人四外打探。這日有家人走東門外，見貼有佈告，說廿四至廿八日，在廟前高搭擂台，聚會天下的英雄豪傑，如有武學精奇之士，拔為府縣班頭，如不願當班頭者，請為府縣的教師，教傳兩縣一府的官人習武。擂台上拳腳、刀槍棍棒，點到而已，如傷人者，府縣衙門以法處罪。家人見了告白，報告了賀照雄。

賀照雄說道：「古今沒有拔班頭立播之理。」蕭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淨為我們爺兒七個。鎮播台者必有意外高人，明著是播台，暗著擺下香餌釣金龜，掘下壕坑擒虎豹。咱們爺兒七個，到在了播台那兒，他們必以言語激咱們，教咱們上播台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拿住一位，必然嚴刑拷問。」金頭虎說：「此話有理，咱們不到播台那去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賈五哥，你真是渾人。你看賀大哥，每日提心吊膽，全都是為咱們，咱們不到播台下，不算英雄。咱們打播台下一走，不就給賀大哥擇清了嗎？咱要離了賀宅，就沒有賀

大哥的事啦。師祖父萬無差錯。可有一樣，咱們上擂台，可另有一個擊法。」蕭銀龍遂開了一個條兒，叫家人備了一匹馬，到杭州城裡，置買東西。候至家人快回來的時候，蕭銀龍生上炭爐。家人將東西買來，蕭銀龍將買來的物件配好，對上水，放在砂鍋內煎好，就如同油粉相似。蕭銀龍叫：「黃三哥，李二哥，你們將此油粉擦在臉上。」黃三太與李煜擦完了，臉上的顏色，粉潤透著紫色。賈明說：「短命鬼，我與香五怎麼辦呢？黑臉有什麼法子？」銀龍說道：「自有良法。」又對上材料熬了一回，金頭虎與楊香五擦上，俱都變為黑臉啦。賈明說：「你真損，連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啦。你將張茂龍怎麼辦？」蕭銀龍又將材料對好，與張茂龍擦在臉上，擦完了一看，二人的臉上，紅中透亮，亮中透黃。眾英雄一看，俱都變了本來模樣，大家一場好笑。又與長工月工借了六身衣服，無非是粗布藍布。到在擂台下邊所用的傢伙，俱叫家人給預備停妥。到了二十四日這天，眾人俱都抹了臉兒，穿上長工月工的衣服，惟有黃三太不換衣服，蕭銀龍說：「三哥為何不換衣服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一穿上長工月工的粗布衣服，便失了本來的面目。」銀龍道：「這不過逢場作戲，何必固執呢？」

眾人俱都勸解，黃三太這才換了賀照雄穿的青衣服。金頭虎穿長工的破衣服，一臉灰色的大麻子。連同家人，共有三十餘位，分三撥而走，每撥夾雜黃三太等二三人。縣府在安樂村賀家堡的官人也撤啦。大伙臨行時，約會在擂台東南角相會。東南角有大茶棚，大伙來到擂台下，俱到在了大茶棚內喝茶。賀照雄、黃三太、楊香五等，一看這座擂台，是坐北向南，寬有二十餘丈，長有十餘丈，有後台，上下門掛著彩簾，擂台上東、西、南有紅油漆欄杆由平地起，有一丈三尺高。擂台上東西設擺兵刃架子，十八樣短兵刃在西，刀槍劍戟、斧鉞鉤叉、擗練鎗耙、拐子流星、撓鉤鐵尺；擂台上東面，十八樣大兵刃，畫桿戟、大槍、蠟桿子等，俱都是加重的分量。擂台上可並無一人。

等到天至午前，西南方一陣大亂，大少爺來啦，鎮擂的老師傅也來啦，眾教師騎著馬，惡奴等在後面跟隨，來到擂台切近，亂抖嚼環，齊撒撒駒，有鐵青馬、有紅鬃馬、有艾葉青，就是沒有焦公子那匹白龍駒。眾惡奴當中，有一個太師椅，繡在兩根轎桿上，四人抬著一個老和尚，身穿藍布僧袍，足下白襪開口僧鞋，領下一部銀髯。和尚分三門，有留鬚子的，有不留鬚子的。四個大漢搭著這座椅子，放在台口下。焦公子大眾棄了坐驢，家人等接過馬來，前去遛馬不提。眾人都由西台口梯子上上了擂台，老和尚在台口下椅子上端坐，焦公子與眾教師在台上面朝南，惟有王七搖頭晃腦，焦公子控背躬身說道：「請掌院當家的登台。」老和尚腳尖一點地，丹田一運氣，擰身縱上擂台的欄杆上，身子搖三搖，晃三晃。金頭虎說：「看和尚要掉下來。」楊香五說：「傻小子，那叫蜜蜂兒戲花蕊，縮小棉軟巧。」和尚飄身下了欄杆，焦公子說：「老當家的請坐吧。」後台有點心茶水果品，彩簾起處，點心茶水端取老和尚面前。焦公子說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先喝著茶，有高人上台，你再出首。我先請請。」焦公子遂向台下一抱拳說道：「五方八處，三教九流，教場子的老師傅們，這座擂台是兩縣一府所設，府裡有明文，縣裡有告示，專為提拔人材起見，皆因為府縣案子太多，而且逆案歷久未破的更不知有多少。有本領願意當差，在擂台上取了勝，便請在府裡縣裡充當班頭，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。如願充當班頭，請上來較量較量。我可沒有本領，鎮擂的老師傅本是白蓮寺掌院僧，有好武的先請上來，在下領教領教，無非點到而已。」焦公子在台口上言說提拔紅名班頭，台底下有的是馬弁班頭，並有府縣二十名馬弁，三班衙役彈壓播場，這些官人聽他這宗口氣，俱都有不憤之意，但是因為他有勢力，也無可如何。焦公子請一次無人上台，焦公子說：「四鄉八鎮的不敢上台，本處杭州府連一個出色的人物都沒有嗎？」焦公子本來為是擠兌賀照雄，豈知杭州府武學家，並不是賀照雄一人。當時台下怒惱了一位英雄，在台口南面，一聲吶喊：「焦公子休要藐視人，某家來也！」

正台口之人向兩下一閃，此人五尺餘，五短的身材，絳紫的大髻，絳紫短靠，十字絆英雄帶，絳紫壯帽，赤紅臉，五官端正，三中得配。後邊跟著教師與家人二十餘名。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都吶喊：「打擂的來啦！」此人繞到西台口，順著台口的梯子上上了台，不叫家人等跟隨。蕭銀龍問賀爺道：「此人可認識嗎？」賀爺說：「我是城外的紳董，這位是城內紳董，乃是武舉出身，姓趙名元成，趙總兵之子。世代簪纓，全城富戶，他屬第一。」金頭虎說：「這小子不行，他這一順台梯上台，就不是焦公子的敵手，焦公子的武學受過名人的指教。」看熱鬧有知道此人的，俱都說：「這是舉人老爺。」就見趙舉人上了台，對著焦公子一抱拳說：「焦公子請了。」焦公子面帶笑容說道：「趙師兄，你何必上台呢？等我台上事畢，咱哥倆酒樓上喝酒去。」趙舉人說：「大少爺，我也不是人物，我也不當馬弁班頭，我奉陪大少爺走幾招，我是特來請教。」

焦公子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仁兄，你這是何必呢？倘若插拳動手，兩人有受了傷的，豈不是反為不美？」趙舉人說道：「你家專作知府，打死人還用償命嗎？」焦公子說話非常的軟和，趙舉人說話有點太硬，多少人觀看著，焦公子面上有些不掛，遂說：「我就此奉陪仁兄吧。」二人這才插拳動手。趙舉人的拳腳雖然精明，俱是死招，焦公子是雜學工夫，二人戰了三二十個照面。焦公子在北臉朝南，趙舉人在南面台口臉朝北，焦公子劈面照定趙舉人就是一掌，趙舉人一避招，焦公子照定趙舉人的胸前一腳，趙舉人向後一退，由台欄杆仰下去了，就聽台下「撲咚」一聲，眾家人趕緊向前去攙，左腿已摔傷了。趙舉人說道：「將我搭回家去，他們家裡有知府，摔死人都是白摔。」擂台下趙舉人的老教師一看，心中非常難過，趙舉人將腿摔壞不能上進，老教師自己的飯鍋也算砸啦，老教師倒是有夜行術的本領，無奈不能傳授人家總兵之子。這位老教師氣向上撞，甩大衣上了擂台，遂說道：「焦公子，府裡明文、縣裡告示何用？他是金榜有名之人，你將他腿摔壞，怎能上進？」焦公子一看這位老教師，身穿寶藍短靠，英雄帶十字絆，面上皺紋堆累。焦公子說道：「老邁之人，也要上播現丑？」語畢掄拳就打，洪教師接架相還。怎奈年老之人，眼目昏花，焦公子底下一個掃堂腿，老教師剛一閃身軀，上面一個二龍吐須，雙指直奔老教師二眸子挖去，老師傅左閃未及，焦公子的中指已入左目，公子向外一帶，老師傅的眼珠應手而出，鮮血淋漓。

眼是心之苗，那大年紀傳得哎呀哎呀怪叫，向後一仰身栽下擂台。洪教師有夜行術的工夫，一個燕子翻身，墜下了擂台，倒莫摔著，從此惹下塌天大禍。到後學監生員二百餘家，黎民百姓兩千餘戶，告焦公子倚勢凌人，暫且不提。且說趙武舉搭回家去，請高人醫治傷痕，原來是摘了骨環啦。

小弟兄等一看，不由的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。先前打抱不平，本是我們七個人，如今倒教好人受了連累啦。黃三太甩大髻，勒十字絆，就要上擂台，黃三太剛勒完十字絆，仰面一看，前面跑去了兩位，濮德勇與金頭虎二人。濮德勇個大腳步寬，先跑到擂台前，台高丈三，向上一縱，捋住欄杆，爬上擂台，一聲吶喊：「焦振芳！你仗勢欺人！老師傅那大年紀，你將他挖去一目。有句俗言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罵。濮爺跟你拼命！」焦公子一見濮德勇，得意洋洋，心中暗說：「賀照雄的苗子有啦。」二人揮拳動手，二十餘個照面，焦公子一腳踢在濮爺肚臍之上，濮爺向後一退再退，仰身而下，離地且近，用了個燕子翻身，未曾站穩，碰躺下了好幾位看打擂的。金頭虎賈爺向上一縱，抓欄杆爬上擂台。焦公子一看，頭上帶著一個草簾，身穿月白布破褲褂，襪子如同地皮，破紫灰巾單臉鞋，大肚子，羅圈腿。焦公子遂回頭問道：「王教師，你看搶綢緞店有這個沒有？」王七低聲說道：「有這麼一個，是穿一身青緞子衣裳，臉有黑麻子。這個是灰麻子，口音也不對。」金頭虎此時改了山東人的口音啦：「俺說大少爺，俺練了一個三座毛四門斗，可不敢說會把勢。大少爺要看俺的能為，給俺一個二頭三頭就行，俺就有了飯吃啦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你姓什名誰？」賈明說：「俺姓王，叫王家二的，俺哥哥叫王家大的。」

焦公子說：「你一個莊家笨漢，還能上台打擂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少爺說的這是什麼話呀？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啊。大少爺要保舉俺們一個三頭四頭，俺比地方還露臉呢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你怕死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活著不耐煩啦，我是耗子舔貓爪。」焦公子也樂啦，二人遂插拳動手。二人這一動手，和尚也站起來啦：「好俊的一套羅漢拳！」擂台下齊聲喝采。若是平常的能為，就輸給傻小子啦，焦公子受過高人的傳授，能人的指教。傻英雄是後鬆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沒有招啦。楊香五說：「黃三哥，眾位請看，傻小子要完。」就聽傻小子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可真急啦。」照定焦公子的英雄帶就是一把，一縱身照定面門就抓，焦公子方閃開，傻小子伸手就抱，焦公子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招兒？抓人抱人。」焦公子手在上面一揚，底下一腿，這一腿踢在小肚子上，通的一聲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大少爺，不躺下去不算輸，大少爺你打吧。」擂台下笑聲四起。焦公子納悶：

「我的腳踢他，我怎麼腳趾疼呢？拳頭打上，我的手疼，這是何故呢？」傻英雄心中說：「我這兒挨打，他們取笑？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，捨不了媳婦，拿不著和尚。我豁出我挨打，我老在北面，我不上南面去，我將他抱住，我們兩人一塊兒向台下滾。」焦公子掄拳就打，雙拳攢兩肩頭，傻英雄看著並不閃躲，閉著眼就抱，焦公子向後倒退，傻英雄只顧閉著眼睛去抱，擂台上地方寬大，焦公子向東一閃身，繞到了英雄背後，傻英雄還哈著腰，向前去抱人呢，焦公子在背後用了一個蹠子腳，就聽咚的一聲，傻英雄說：「得啦，王家二的現了眼啦。」離地四尺來高，一個燕子翻身，站立不穩，晃晃悠悠，向擂台南便跑。

黃三太咬牙切齒，憤恨難當，甩大氅，走到台口，一擰身上了擂台，遂說道：「焦公子，你以官壓私。」黃三太縱身上擂台時，焦公子早就留神啦，一見黃三太縱上來，焦公子便搶站上手。一看黃三太，青布四楞小帽，青布短靠，青皂布靴子青布英雄帶，青棉花繩的十字絆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面似桃花敷粉，紅白之中透潤。焦公子叫道：「王教師！你看搶白龍駒的有這個人嗎？」王七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有一個黃白臉面，穿的綢緞衣服，沒有他。」此賊素日奸巧，今日可輸了眼啦。

焦公子問道：「來者姓什名誰？家住哪裡？」三爺說道：「家住浙江紹興村，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名三太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以何為生？」黃三太說：「保鏢為業。」台下蕭銀龍、楊香五等一怔。報完了名姓，二人插拳動手，挨幫擠靠，短打長拳，動者如風，站者似釘，他二人免起鴿落戰在了一處，拳腳的聲音叭叭亂響。工夫一大，黃三太的身體笨，焦公子身體靈便。